

故事一百種

火牛陣

上海大眾書局印行



85
11

857.61
119.3
113



火牛陣

話說戰國時候燕王噲荒於酒色，不願臨朝聽政，乃以君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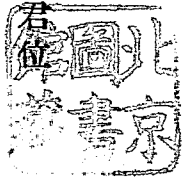


田單

所殺。燕王噲自縊於別宮。匡章因毀燕之宗廟，並收燕府庫中寶

火牛陣

讓於相國子之，國乃大亂。初，齊與燕有隙，及聞燕亂，即使匡章為大將，領兵十萬，從渤海進兵，燕人恨子之入骨，遂迎齊兵。匡章出兵，凡五十日，兵不留行，直達燕都。子之之黨，見齊兵衆盛，長驅而入，皆畏懼逃奔。子之率兵拒戰，身受重傷，力盡被擒，為齊兵



808350



貨於是燕地三千餘里，大半皆屬於齊——此周赧王元年事也。

燕人雖恨子之，見齊人意在滅燕，衆心不服；遂共求救太子平，得之於無終山，奉以爲君，是爲昭王。

相國郭隗發檄文於各邑，告以恢復故國之義；各邑已降齊者，一時皆叛齊爲燕。匡章不能禁止，遂班師回齊。

昭王既歸燕都，修理宗廟，志復齊仇；乃卑身厚幣，欲以招求賢士。謂相國郭隗曰：『先王之恥，孤早夜在心；若得賢士可與共

昭王特爲郭隗築宮，執弟子之禮，北面聽教，親供飲食，極其恭敬；又於易水之傍，築起高臺，積黃金於臺上，以奉四方賢士，名爲招賢臺，亦曰黃金臺。於是燕王好士，傳佈遠近；劇辛從趙國而往，鄒衍從齊國而往，屈景從衛國而往，昭王皆拜爲客卿。既有趙人樂毅，乃樂羊之孫，自幼好講兵法；仕魏，昭王不甚信用，聞燕王築黃金臺，招致天下賢士，欲往投之，乃謀出使於燕，見燕昭王，說以兵法；燕王知其賢，待以客禮，樂毅謙讓不敢當。燕王曰：「先生生於趙，仕於魏，在燕固當爲客。」樂毅曰：「臣之仕魏，以避亂也；大王若不棄微末，請爲燕臣。」燕王大喜，卽拜毅爲亞卿，位在劇辛諸人之上；樂毅盡召其宗族，居燕爲燕人。其時齊國強盛，侵伐諸侯；昭王深自刻苦，養兵恤民，待時而動。其後潛王逐孟嘗君，恣行

狂暴，百姓怨恨；而燕國休養多年，國富民衆，士卒樂戰，於是昭王進樂毅而問曰：「寡人銜先人之恨，二十八年至今矣，常恐一旦去世，不及刺刃於齊王之腹，以報國恥，終夜痛心。今齊王驕暴自恃，中外離心，此天亡之時，寡人欲起傾國之兵，與齊爭一旦之命，先生何以教之？」樂毅對曰：「齊國地大人衆，士卒習戰，未可獨攻也；王必欲伐之，必與天下共圖之。今燕之比鄰，莫近於趙王；宜首與趙合，則韓必從，而孟嘗君在魏，方恨齊，宜無不聽。如是，而齊可攻矣。」燕王曰：「善。」乃具符節，使樂毅往說趙國；平原君趙勝爲言於惠文王，王許之。適秦國使者在趙，樂毅并說秦使者以伐齊之利；使者還報秦王；秦王忌齊之盛，懼諸侯背秦而事齊，於是又遣使者報趙，願共伐齊之役。劇辛往說魏王，見信陵君；信陵

君果主發兵，又為約韓共其事，皆與訂期。



於是燕王盡起國中精銳，使樂毅將之；秦將白起，趙將廉頗，韓將暴鳶，魏將晉鄙；各領一軍，如期而至。於是燕王命樂毅并護五國之兵，號為樂上將軍；浩浩，蕩殺奔齊國。齊潛王聞知，乃自將中軍，與大將韓、聶迎戰於濟水之西，

樂毅身先士卒，四國兵將，無不爭奮。殺得齊兵屍橫原野，流血成渠；韓、聶被樂毅之弟樂乘所殺，諸軍乘勝追逐。潛王大敗，奔回臨淄。連夜使人求救於楚，許盡割淮北之地爲賂。一面檢點軍民，登城設守。秦、魏、韓、趙，乘勝各自分路收取邊城；獨樂毅自引燕軍，長驅深入。所過宣諭威德，齊城皆望風而潰，勢如破竹。大軍直逼臨淄。潛王大懼，遂與文武數十人，潛開北門而遁。行至衛國，衛君郊迎稱臣。既入城，讓正殿以居之，供具甚敬。潛王驕傲，待衛君不以禮。衛諸臣意不能平，夜往掠其輜重。潛王怒，欲俟衛君來見，責以捕盜。衛君是日竟不朝見，亦不再給飯食。潛王餓甚，恐衛君圖己，與夷維數人，連夜逃去。從臣失主，一時皆四散奔走。

潛王不一日逃至魯國，魯國不納；復至鄒，亦拒之不受。潛王

計窮。夷維曰：「聞莒州尙完，何不往？」乃奔莒州，徵兵守城，以拒燕軍。

樂毅遂破臨淄，盡收取齊之財物祭器，并查舊日燕國重器，前被齊掠者，大車裝載，俱歸燕國。燕昭王大悅，親至濟上，大犒三軍，封樂毅於昌國，號昌國君。燕昭王返國，獨留樂毅於齊，命收齊之餘城。

齊之宗人有田單者，有智術，知兵。湣王不能用，現爲臨淄掾。燕王入臨淄，城中之人，紛紛逃竄。田單與同宗逃難於安平，盡截去其車軸之頭，略與穀平，而以鐵葉裹軸，務令堅固。人皆笑之。未幾，燕兵來攻安平，城破，安平人又逃竄。乘車皆推擠，多因軸頭相觸，不能疾驅，或軸折車傾，皆爲燕兵所獲。惟田氏一宗，以車軸堅

固且不礙，竟得脫奔卽墨而去。樂毅分兵略地，至於畫邑；聞故齊太傅王蠋家在畫邑，傳令車中環畫邑三十里，不許入犯。使人以金幣聘蠋，欲薦於燕王；蠋辭老病，不肯往。使者曰：「上將軍有令：『太傅來，卽用爲將，封以萬家之邑；不行，且引兵屠邑。』」蠋仰天嘆曰：「忠臣不事二君，烈女不事二夫。」齊王疏斥忠諫，故吾退而耕於野，今國破君亡，吾不能存，而反劫吾以兵。吾與其不義而存，不若全義而亡！」遂自懸其頭於樹上，舉身一奮，頸絕而死。樂毅聞之嘆息，命厚葬之，表其墓曰：「齊忠臣王蠋之墓。」

樂毅出兵六個月，所攻下齊地共七十餘城。皆編爲燕之郡縣。惟莒州與卽墨，堅守不降；毅乃休兵享士，除其暴令，寬其賦役。又爲齊桓公管夷吾立祠設祭，訪求逸民，齊民大悅。樂毅之意，以

爲齊止二城，在掌握之中，終不能成事。且欲以恩結之，使其自降，故不極其兵力。——此周赧王三十一年事也。

却說楚頃襄王，見齊使者來請救兵，許盡割淮北之地，乃命大將淖齒，率兵二十萬，以救齊爲名，往齊受地。謂淖齒曰：『齊王急而求我，卿至彼可相機而行，惟有利於楚，可以便宜從事。』淖齒謝恩而出，領兵謁齊湣王于莒州。湣王得淖齒，立以爲相國，大權皆歸於齒。齒見燕兵勢盛，恐救齊無功，得罪二國，乃密遣使私通樂毅，欲弑齊王，與燕共分齊國，使燕人立己爲王。樂毅許之。淖齒大悅，乃大列兵於鼓里，請湣王閱兵。湣王既至，遂執而數其罪曰：『……戮忠廢賢，希望非分；今全齊盡失，而偷生於一城，尙欲何爲？』湣王俯首不能答，夷維擁王而哭，淖齒先殺夷維，乃生抽

王筋，懸於屋梁之上，三日而後氣絕。淖齒回莒州，欲覓王世子殺

之，不得；齒乃爲表奏，燕王自陳其功，使人送於樂毅，求其轉達。是時莒州與臨淄陰自相通，往來無禁。

却說齊大夫王孫賈年十二歲，喪父，止有老母，潛王憐而官之，潛王出奔，亦從行。在衛相失，不知潛王下落，遂潛自歸家。其母見之，問曰：「齊王何在？」賈對曰：「兒從王於衛國中夜奔出，已不知所往矣。」老母怒曰：「汝早出而晚回，則吾倚門而望；汝暮出而不還，則吾倚闥而望。若君



之望臣，何異母之望子？



汝爲齊王之臣，王昏夜出奔，汝不知其處，何可歸乎？」賈大愧，又辭老母，尋訪齊王，聞其在莒州，趨而求王。比至莒州，知齊王已爲淖齒所殺，賈乃袒其左肩，呼於市中，曰：「淖齒相齊而弑其君，爲臣不忠，有願與吾誅討其罪者，依吾左袒！」市人相顧曰：「此人年幼，尙有忠義之心，吾等好義者，皆當從之。」一時左袒者，四百餘人。時楚兵雖衆，皆分屯於城外，淖齒居齊王之宮，方酣飲，使婦人奏樂爲歡，兵士數百人，列於宮外。王孫賈率領四百人，奪兵士器

仗，殺入宮中，擒淖齒，剝爲肉醬，因閉城堅守。楚兵無主，一半逃散，一半投降于燕國。

再說：齊世子法章，聞齊王遇變，卽改衣爲窮漢，自稱臨淄人。王立，逃難無歸，投太史敫家爲傭工，與之灌園，無知之者。

時卽墨守，臣病死，軍中無主，欲擇知兵者，推戴爲將，而難其人。有人知田單鐵葉裹軸之事，言其才可將，乃共擁立爲將軍。田單遂與士卒同操作。宗族妻妾，皆編於行伍之間。城中人畏而愛之。

再說：齊諸臣四散奔逃，聞王蠋死節之事，嘆曰：『彼已告老者，尙懷忠義之心，吾輩現立齊朝，坐視君亡國破，不圖恢復，豈得爲人！』乃共走莒州，投王孫賈，相與訪求世子，一年餘，法章知其

誠，乃出自言曰：『我實世子法章也。』太史敫報知王孫賈，乃具車駕迎之；卽位，是爲襄王。告於卽墨，相約爲犄角，以拒燕兵；樂毅圍之，三年不克，乃解圍退九里，建立軍壘。令曰：『城中民有出樵採者，聽之，不許擒拿；如有困乏飢餓者與之食，寒者與之衣。』欲使感恩悅附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燕大夫騎劫，頗有勇力，亦喜談兵；與太子樂資相善，冀得兵權。謂太子曰：『齊王已死，城之不拔者，惟莒與卽墨耳。樂毅能於六月間，下齊七十餘城，何難於二邑？所以不肯卽拔者，以齊人未附，欲徐以恩威結齊，不久當自立爲齊王矣。』太子樂資述其言於昭王，昭王怒曰：『吾先王之仇，非昌國君不能報；卽使眞爲齊王，於功豈不當耶？』乃筭樂資二十，遣使持節至臨淄，卽拜

樂毅爲齊王，毅感激，以死自誓，不受命。昭王曰：「吾固知毅之本心，決不負寡人也！」

昭王好神仙之術，使方士鍊金石爲神丹服之，久而內熱發病，遂薨。太子樂資嗣位，是爲惠王。田單每使細作入燕，窺探事情，聞騎劫謀代樂毅及燕太子被笞之事，嘆曰：「齊之恢復，其在燕後王乎！」及燕惠王立，田單使人宣言於燕國曰：「樂毅久欲爲齊王，因受燕先王厚恩，不忍背叛，故緩攻二城，以待其事，今新王卽位，且與卽墨連和，齊人所懼，惟恐別將來，則卽墨破矣！」燕惠王久疑樂毅，及聞謠言，與騎劫之言相合，因信爲然，乃使騎劫往代樂毅，而召毅歸國，毅恐見誅，曰：「我趙人也。」遂棄其家，西奔趙國，趙王封樂毅於觀津，號望諸君。

騎劫既代將，盡改樂毅之令，燕軍俱憤怒不服。騎劫到營三日，卽領兵往攻卽墨，圍其城數匝。城中設守愈堅。田單晨起謂城中人曰：「吾夢見上帝告我云：『齊當復興，燕當卽敗。不日當有神人爲我軍師，戰無不克。』」有一小卒悟其意，趨近單前。低語曰：「臣可以爲師否？」言畢，卽疾走。田單急起持之，謂人曰：「吾夢中所見神人，卽是人也！」乃爲小卒易衣冠，置之幕中上坐，北面而師事之。小卒曰：「臣實無能。」田單曰：「子勿言。」因號爲「神師」。每出一約束，必稟命於神師而行。謂城中人曰：「神師有令：『凡食者必先祭其先祖於庭，當得祖宗陰力相助。』」教城中人從其教，飛鳥見庭中祭品，飛舞下食；如此早暮二次，燕軍望見以爲怪異。聞有神君下教，因相與傳說，謂齊得天助不可敵。

敵之違天，皆無戰心。單又使人揚樂毅之短曰：「昌國君太慈，得齊人不殺，敵城中不怕；若割其鼻，而置之前行，卽墨人苦死矣。」騎劫信之，將降卒盡割其鼻，城中人見降者割鼻，大懼，相戒堅守。惟恐爲燕人所得，田單又揚言：「城中人家墳墓皆在城外，倘被燕人發掘，奈何？」騎劫又使兵卒盡掘城外墳墓，燒死人骸骨，卽墨人從城上望見，皆涕泣欲食燕人之肉，相率來軍門，請出一戰，以報祖宗之仇。

田單知士卒可用，乃精選弱壯者五千人，藏匿於民間，其餘老弱同婦女輪流守城，遣使送款於燕軍，言：「城中食盡，將以某日出降。」騎劫謂諸將曰：「我比樂毅何如？」諸將皆曰：「勝毅十倍。」軍中皆踴躍呼：「萬歲！」田單又收民間金，得千鎰，使富

家私贈燕將，囑以城下之日，求保全家小。燕將大喜，受其金，各付小旗，使插於門上，以爲記認。全不准備，呆呆的只等田單出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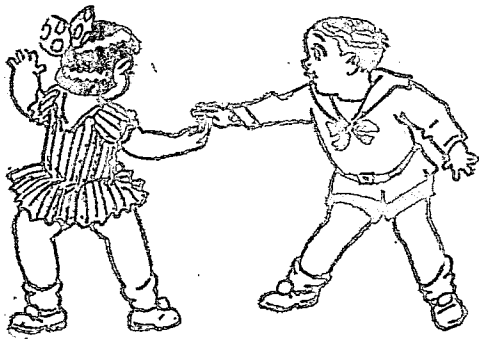
乃使人收取城中牛共千餘頭，用繪爲衣，畫以五色龍文，披於牛體，將利刃縛於牛角，又將麻葦灌以膏油，縛於牛尾，拖着於後，好像極大的掃帚。在約降前日，安排停當。衆人皆不解其意。

田單殺牛具酒，候至日落黃昏，召五千壯卒飽食，以五色塗面，各執利器，跟隨牛後。使百

姓鑿城爲穴，凡數十處，驅牛從穴中出，用火燒其尾帚，火漸漸迫牛尾，牛怒直奔燕營，五千壯卒，銜枚隨之，燕軍信爲來日受降入城，是夜皆安寢，忽聞馳驟之聲，從夢中驚起，那帚炬千餘，光明耀照，如同白日。望之皆龍文五采，突奔前來，角刃所觸，無不死傷。軍中擾亂，那一夥壯卒，不言不語，大刀闊斧，逢人便砍，雖只五千個人，慌亂之中，恰像幾萬一般。況且向來聽說神師下教，今日神頭鬼臉不知何物，田單又親率城中人鼓噪而來，老弱婦女皆擊銅器爲聲，震天動地，一發膽都嚇破了，脚都嚇軟了，那個還敢相持。真個人人逃竄，個個奔忙，自相踐踏，死者不知其數。騎劫乘車落荒而走，正遇田單，一戟刺死，燕軍大敗。——此周赧王三十六年事也。

田單整頓隊伍，乘勢追逐，戰無不克；所過城邑，聞齊兵得勝，燕將已死，皆叛燕而歸齊。田單兵勢日盛，掠地直逼河上，抵齊北界，燕所下七十餘城，盡歸於齊。衆軍將以田單功大，欲奉爲王。田單曰：「太子法章，自在莒州，吾豈敢自立？」於是迎法章於莒。王孫賈爲法章御車，至於臨淄，收葬湣王，擇日告廟臨廟。襄王請田單曰：「齊危而復安，亡而後存，皆叔父之功也！叔父知名，始於安平，今封叔父爲安平君，食邑萬戶。」王孫賈拜爵亞卿。

再說：燕惠王自騎劫兵敗，方知樂毅之賢，悔之無及；使人寄樂毅書謝過，欲招毅還國。毅答書不肯歸。燕王恐趙用樂毅以圖燕，乃又以毅子樂間襲封昌國君，毅從弟樂乘爲將軍，並貴重之。毅遂合燕趙之好，往來其間，二國皆以毅爲客卿。



1.61
9.3
3